

世界没有末日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prominent red diagonal strip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s arm and hand, holding a long, thin object, possibly a sword or a pen.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dramatic and somewhat somber.



徐广顺 黄仁柯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世界没有末日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徐广顺 黄仁柯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没有末日/徐广顺, 黄仁柯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7

ISBN 7-5313-2587-X

I. 世… II. ①徐…②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87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35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 14.5 插页: 2

印数: 1—15 000 册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朱立红

封面设计: 尹正阳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 1 章

小道的尽头出现了两幢别墅。

西首那幢开满了鲜艳的花朵，一片生机盎然。东首那幢却是一抹绿阴，一株高大的苦楝树像穹顶一样，把小院严严实实地拥抱在怀中。

早稻田大学的中国客座教授萧忆在东京整整呆了3年，却从未来过这里，但是他却肯定中村明智住在东首，他听祖父说过中村是个画家，最喜欢画孤鹤，一个喜欢画孤鹤的人，不可能生活在喧嚣的浮尘里。

“请问中村先生是住在那边的别墅吗？”

萧忆彬彬有礼地向两个长着一副苹果脸的少女打招呼。

“是的，他出去了。”

“他没说到哪里？”

“他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有客人，可以请他先到院子里坐会儿，不过……”一个叫由纪子的姑娘红着脸回答说。

中村明智别墅的院子不大，除了那株硕大的苦楝，还种着几丛海桐、女贞、罗汉松，一株红枫点缀在绿丛中，显得格外醒目。楝树下安放石桌石椅，显然是主人闲暇时饮茶或与人对弈时的去处。

萧忆忽然想起了祖父，想起了祖父那番让人心痛欲裂的话语。

数日前，他得到中国春江市医院的通知，祖父萧汉生病危，他当即飞回国内。祖父已经是 80 多岁高龄的人了，10 年前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后，他是祖父在祖国大陆惟一的亲人。他赶到医院时，祖父刚刚死里逃生，紧合着眼，脸色十分憔悴。

萧汉生听到萧忆的声音，勉强睁开眼睛，“坐下吧，我有话要同你说。”

“爷爷”，萧忆抚摸着祖父有点皴裂的手，委婉地说：“您的病情还不大稳定，有什么话是不是过两天再说？”

“不！”萧汉生粗暴地打断了他，“我……只怕来日不多了，我现在不说明白，等说不出话的时候就晚了！”

祖父苍白的脸上沁满了汗水。萧忆急忙替老人擦拭额头上的汗珠，安慰他慢慢来。

“其实，死对于我早已不是一种威胁，早在 60 年前，我就至少已经死了三次。金天明死了，郝云龙死了，陈四妹、贺子良、乔红石、老宽……还有塌鼻子、小神仙、大老李……没有一个活到今天……他们都被掩埋在异国他乡，连块尸骨都没留下呀！……我却活到了 84 岁，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可是有一件事让我放不下呀……你知道，我那部关于仓津岛中国战俘营的回忆录已经写完了，我本打算尽快把它拿出去发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战俘的罪行，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记住那段历史……可是中村先生看了初稿后告诉我说，那部回忆录只写了我眼中的仓津岛中国劳工营和 0053 工程，还不能算是那段历史完整的实录。如果现在就把它拿出去发表，或者用它去证明那段历史，恐怕会委屈和伤害一些人，而在伤害和委屈一些人的同时，又会使另一些人得到不该有的荣誉……中村先生还说，他将把中

国战俘和劳工不可能知道的另一部分事实告诉我，他甚至答应把那本许多人都认为已经丢失了的《战勤日记》交给我看。”

“《战勤日记》？”

萧忆第一次听到祖父说起这个东西。

“对，《战勤日记》。那是日军关于仓津岛中国战俘劳工营的大事记。那里边记录着许多秘密或者说是罪证。”萧忆听明白了祖父的意思，“你是要我去找中村先生，替你把书稿完成？”

“是这样，去找中村先生，也就了却了我的一份心愿了。”

“你放心吧爷爷，我早就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

萧忆本来是想调节一下气氛，却没想到祖父一下又变了脸，“不，你千万别把它仅仅当做什么选题！你记住，这是1600多名中国战俘和劳工血写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呀！还有……你离开医院后替我给中村先生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还活着，只是不能亲自去东京拜访他了。去吧，明天你就回去……”

翌日，萧忆就乘飞机返回东京。

他把研究所的事稍微料理了一下之后，就匆匆忙忙地往中村明智位于东京郊外的乡间别墅打电话。

“中村先生，我是萧汉生的长孙萧忆，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从事日中关系问题研究，刚刚结束休假从北京返回东京……”

电话线另一端立刻传来了一个急切的声音：“什么？你是萧汉生的长孙？萧先生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萧忆缓了缓气，他不想把祖父因一时激动而脑梗阻的事告诉中村明智。他说我祖父已经好多了，否则我也不会离开他回东京。

中村在电话的另一端吁了一口气，“你说你是萧汉生的长孙，你怎样才能让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话呢？”

“你一定看过我祖父写的那部回忆仓津岛中国战俘营的书稿

吧？祖父说，那部《回忆录》他只给你一个人看过，这部书现在就在我这里，我带着它去见您，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好吧，明天下午4点你到我的别墅来吧！”

萧忆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4点15分。日本人向来守时，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为人处事就像机器的齿轮一样。距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中村明智怎么还没有回来呢？中村先生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测。根据祖父的介绍，中村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善良而又谨慎的艺术家。这里又地处东京的郊区，大白天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决定静下心来等，并且决定利用这等人的间隙，把祖父的《回忆录》好好看一看。

祖父萧汉生是从他73岁那年开始写回忆录的，一口气写了11年。这期间，萧忆也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变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萧忆打开了祖父的《回忆录》。他知道，一个历尽生活磨砺的84岁的老人，将要向世界倾诉的会是什么……

这已经是1944年的一天。一艘悬挂着“太阳旗”的日本货轮“北光丸”经由大隅海峡悄悄地驶进了日本领海。乌云像铁桶一样笼罩着大海，惟有天海相接的地方透露着一丝亮光。有着30多年航海经验的船长柏川信介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就要到了。风越刮越大，带着咸腥味的雨点劈劈啪啪地砸下来。涌向船头的海水掀起十几米的巨浪。“北光丸”顿时像一片树叶在浪中颠上倒下。

暴风雨来了！

柏川信介心里明白，如果逆风顶浪继续前进，一旦主机停车，整个“北光丸”就会立即被巨浪颠覆吞没，眼下惟一的办法

就是就地抛锚，等暴风雨过去后再继续前行，他用绳索将自己捆绑在船舷的护栏上，吼喊着指挥船员放锚！他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巨大的铁锚缓缓坠向大海，可就在此时，碗口般粗的锚链却突然被卡住了，柏川气得嘴都歪了，如果在狂风巨浪中再不把铁锚坠入大海，“北光丸”就死定了。

他咒骂着喝令畏缩不前的水手们立即去检查锚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船员从驾驶舱探出头来向他报告：右前面40度发现了一块暗礁。他眼也没转就发出了“左转舵”的命令。

“北光丸”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在嶙峋的暗礁中穿行。没驶行多远，一个日军少佐怒气冲冲地出现在柏川信介的面前。

柏川信介没理他。他知道这个陆军五局派来押运的佐藤少佐是个喜欢挑刺的家伙，不想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和他多啰嗦。他紧紧地把握着船柄，直视着被暴风雨摇得昏天黑地的海面，好像根本没有注意旁边还有这样一个人。

佐藤被柏川信介激怒了，他一下掏出手枪，狠狠地顶住了柏川的脑门儿，咆哮着说：“为什么改变航线？是谁让你改变航线？”

“你没看见这里到处是暗礁吗？”

“我不管，我要的是速度，如果明天晚上不能到达横滨港，我枪毙了你！”

随着佐藤的吼叫，站在佐藤身后的几个日本士兵也霍地将枪口对准了舱里的大副二副，仿佛一场恶战就要展开。

柏川信介眼皮也没动，就像拂灰一样拂开了佐藤的手枪：“如果你还不想去喂鲨鱼的话，你就把这玩意儿拿开！”

佐藤目瞪口呆，眼中喷着火，但是他到底没敢开枪。他知道，一条没有船长指挥的船，除了葬身海底不会有其他的出路，他瞪着柏川信介，心里一遍一遍地发誓，到了横滨，非杀了你不

可！

佐藤少佐拿着手枪在柏川信介脑门儿上发威的时候，萧汉生正在“北光丸”的第13号底舱中经受一场死亡的洗礼。

13号底舱是“北光丸”诸多底舱中最邻近船尾的一座底舱。

在不到200平方米的船舱中，横七竖八地躺满了90多个中国人。这90多个中国人中，有30几个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战俘，其他的则是劳工。战俘们分别来自北京清华战俘营、南京杨山战俘营和武汉珞珈战俘营，劳工则来自东北、华北和沿海的江苏、浙江。从下舱的那一刻起，国民党战俘就占领了临近舱门的前舱；八路军、新四军战俘啥也没说就聚集到了底舱的里侧，把广阔的中间地带留给了来自各地的劳工。底舱里只有一盏15瓦的电灯，黑黝黝的，空气十分浑浊，每个人的躯体都在散发一种酸臭味。虽然听不到外边的涛声，但船身不住地颠簸碰撞使得半躺在船底的躯体像滚筒一样不住地翻滚。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当然经不住这种折腾。人们不停地呕吐。先吐肚子里残存的食物，再吐胃液、胆汁，到后来，就只有一阵阵地干呕了。

萧汉生就在这一片呕吐声中忍受着煎熬。货船剧烈的颠簸使他的五脏六腑都仿佛在不停地翻滚，一股股浊气不住地往嗓门涌。然而，他硬是把这股秽气压了下去。他的周边躺卧着十几个来自八路军、新四军的战俘：新四军的班长大老李、八路军的班长陈四妹，东北抗日联军的交通员李继承……弟兄们都在注视着他。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直接影响到兄弟们的情绪。

又一股秽气冲上喉头，他痛苦地蹙了蹙眉头。大老李把自己的帽子递过来说：“连长，你别硬憋着，想吐就吐出来吧！”

他推开大老李的手，情不自禁地朝临近舱口的那块舱角瞅了一眼。那里躺着十几个国民党战俘。一个肩上扛着两杠一花的国

民党少校已躺在角落一个比较宽敞的位置上不住地呻吟，他脸色苍白，颧骨凸得好高，看来病得不轻。离少校不远的地方倚舱壁坐着一个面貌英俊的年轻人，穿着一套西装，西装虽是已经有点肮脏，但仍然能看到它优良的质地。年轻人的脸棱角分明，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上船不久陈四妹就轻声告诉过他，那少校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叫郝云龙。那穿西装的叫金天明，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特务。陈四妹是一一五师一个团的侦察班长，他的情报一般不会有差错。

“连长，那难友不行了，是不是把他挪到角落里去？”陈四妹蹭到萧汉生身边，指了指大老李正在护理的一位劳工。

他点了点头又合上了眼。眩晕和强忍着的呕吐使得他难受无比。

上船以后，战俘们就在猜测日本人要把大家弄到什么地方去，李继承说可能是“满洲”。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交通员，他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就想把东北变成他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开煤矿、开铁矿、修工事，劳动力紧缺得很。陈四妹说这不大可能。从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队大踏步西撤之后，日本人已经打通了津浦路，如果要把战俘们运到东北，往闷罐子车一装就是，何必要漂洋过海地绕那么一个大圈？日本人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把这船战俘、劳工运到日本去！十几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使他越来越感到陈四妹的分析有理。可是，日本人把这船战俘、劳工押到日本又是为了什么呢？

他默然无语，只能在心底里一再提醒自己：不管是到什么地方，不管是干什么事，都得像个新四军战士，都得像个人。

“连长，我好像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忽然，陈四妹挪到了他的身旁。他倏地睁开眼，凝神听了一刻。

“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

“不，我肯定听到了什么！”

陈四妹话音未落，底舱另一个角落的几个劳工，果然大惊失色地叫了起来：“漏水了！漏水了！”

船舱中顿时乱成了一片，被眩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劳工们面对汨汨涌来的海水，像被火灼烫了一般，反弹似的从舱底上爬了起来，大家都明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舱底漏水意味着什么。几个胆小的劳工霎时放声痛哭了起来。

“漏水了！漏水了！”

求生的本能促使劳工们往舱口平台涌。

守卫在平台上的两个日本兵霎时拉开枪栓，喝令劳工们原地躺下，再不躺下就开枪。但是，海水已经涌进了整个船舱，两把三八大盖与海水的威胁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继续往平台上涌，那平台虽然也在舱内，但到底比舱底高出了两米呀！再说，那两个日本兵也不一定就真的开枪，他们也应该看到海水真的涌上来了。

枪声响了！一个拥在最前面的劳工摇晃了两下就栽倒在水中。

劳工们呆住了，他们没想到小鬼子真的会开枪！死亡的恐怖霎时笼罩了整个船舱，一个山东劳工像女人一样大哭起来：“我不想死啊，我上有 80 岁的老母，下有 4 岁半的女儿，我不能死啊！”

正当这时，他看到大副带着十几个船员和日本兵扛着木桩、槽钢、床垫和铁锤从舱口钻了下来，显然，刚才的枪声使柏川信介做出了立即抢救堵漏的决定。

船舱已经裂开了好大一个口子，海水呼啸着从裂口处喷进来。大副的制服已经被海浪撕扯得七零八落，他干脆脱光了脊梁，指挥着“北光丸”的船员、押船士兵和中国劳工、战俘扛着

木桩、槽钢和床垫向裂口处冲。尽管喷涌而来的海水像高压水柱一样把堵漏者打得人仰马翻，裂口越来越大，汹涌而来的海水已涨及齐腰，大副仍然嘶哑着喉咙，指挥堵漏队伍往裂口冲。然而就在这时，有人轻扯了一下他的裤腰。朝舱口一瞥，佐藤少佐正不耐烦地向他摆手，他跋涉着走向舱口，少许，“北光丸”的船员和押船士兵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底舱。

陈四妹立即感触到了变味的气息，放下手中的一根槽钢，涉水来到萧汉生身边说：“连长，日本人都撤了，他们会不会封舱？”

萧汉生也发现了日本人的举动，刚想说什么，一个临近舱口操天津口音的劳工扯开嗓门叫了起来：“不好了，日本人要封舱了，日本人要封舱了！”

谁都明白封舱意味着什么，那是要把 90 多个中国战俘和劳工全部闷死在这里，淹死在这里！像滚烫的油锅中撒进了一把盐，正在堵漏的几十个战俘和劳工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趟着水向舱口拥去。尽管已经退到平台的日本士兵用枪托把两个中国劳工砸倒，后边的人仍然浪一般向前涌：“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站在舱口的佐藤少佐一脸铁青，从士兵手中抢过一挺机关枪，对准底舱狠扫起来，子弹射在金属舱板上，反跳的弹头立时让许多人的肩膀、大腿渗出了殷红的血。

喧闹的人群霎时寂静无声，惟有佐藤冰冷的声音在 13 号底舱回响：“敢向上爬者，格杀勿论！想活命，就必须把舱壁的裂口堵上！”

舱口封死了，13 号舱笼罩着一片黑暗，惟有汨汨涌入的海水在注视着 90 多个中国战俘劳工走向死亡。有人在狠狠诅咒，有人在低声哭泣，有人在无言地感叹，谁心里都明白，阎王老爹

是真的在向自己招手了。

萧汉生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说死的时候，他朝十几个新四军、八路军的兄弟摆了摆手，斩钉截铁地说：“弟兄们，快堵住裂口，要不我们都得完蛋！”说完他就抱起一根木桩朝裂口冲去。陈四妹、大老李等战俘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共产党战俘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郝云龙的注意，他十分清楚这个新四军连长的举动是当前情况下惟一的选择。他朝围在他身边的国民党战俘挥了挥手说，“都过去，统统都过去，一定要把那裂口堵上。”说着就扛着一根木头冲了过去。

劳工们跟上来了，恐惧的叫喊声停止了，伴随而来的是丁冬的锤响和低沉的号子。

碗口粗的木桩支撑起来又被海水卷走；不断有人被坍塌的木桩击倒，水面上浮起一片一片的血花，但没有人却步，活命的希望就在裂口的封堵上。一批战俘和劳工冲上去，被汹涌的海水顶回来，第二批战俘和劳工再冲上去，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就像战场上的敢死队一样，而在所有的冲击中，郝云龙、萧汉生都始终站在第一的位置上。

看着郝云龙额头的汗珠，金天明很心疼。在眼下的这批中国战俘和劳工中，郝云龙职务最高。他是刚刚在湖南战役中受伤被俘的，伤口一直在化脓淌血，长时间泡在水里，对他的伤情很不利。他扯了一把郝云龙，劝慰着说：“长官，你到平台上去歇一下吧，你胸部的伤……”

郝云龙摆手制止了他。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场合，他不想听那些多余的唠叨，他抹了一把汗，又弯身去捞一根漂浮着的木桩，而就在这时，一根支撑在舱壁上的槽钢突然被水柱冲倒，狠狠地朝向郝云龙砸去。

萧汉生急了，大喊了声“闪开”，然后扑向郝云龙。郝云龙

被推着在水中飘了两三米，还不知出了什么事。一根粗大的槽钢已经在他原来弯腰的地方轰地砸了下来。

陈四妹惊得目瞪口呆，慌忙丢下手中的活计走到萧汉生身旁，瞪着萧汉生溅满水珠的脸，一缕血正在他的脸颊上缓缓流淌：“连长，你没事吧？”

“没事，擦破了皮！”萧汉生故意把话说得很轻松，而后转向尾随而来的金天明：“这位长官身上伤得不轻，你把他扶到平台上去歇一会儿！”不等金天明回声，他又踏着水，朝舱壁的裂口走去。

战俘们已经在裂口上用床垫、槽钢、枕木支撑起了一个堵漏的斜锥体，汹涌的海水在斜锥体的堵截下已经减缓了涌入的势头，现在的关键是要保护这个斜锥体不被海水冲塌，如果工具齐全，这点活对于工兵连长并不构成太大的困难。问题是13号底舱中除了几把铁锤、木头、槽钢，没有任何可以使得上劲的工具。萧汉生没做声，打量了一下裂口后，吩咐陈四妹把铁锤拿过来，用两把铁锤夹击着将一根圆木砸成了几块，他挑出了两个三角形做木樨，对着已经形成的堵漏斜锥体狠狠地砸了下去。

在楔力的作用下，刚才还摇摇欲坠的斜锥体顿时挺起来。“咚……咚……”随着陈四妹、金天明差不多抡圆了的臂膀挥舞，两块坚硬的木楔顶着床垫，紧紧地楔进了钢板的裂缝。

汹涌的海水终于被堵住了。国、共两党战俘们站在齐胸的海水里，对望了一下，刚才一块齐心合力的伙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又趟着水，哗哗作响地走到各自的“地盘”，把广阔的中间地带留给了目瞪口呆的劳工。一个体质羸弱、显然还是个小孩子的劳工的突然昏倒打破了僵局，有点尴尬的战俘们这才发觉，底舱里的空气由于海水侵占了大片空间而越来越稀薄污秽。萧汉生抱起那孩子，让陈四妹赶快去敲舱盖门，叫日本人把舱门打

开。陈四妹还没动，临近舱门口的几个国民党战俘已经头朝着舱盖的铁板，咚咚地敲起来，一边敲一边大声叫喊：“开门！开门！放我们出去！我们还活着！”

没有反应。

萧汉生急了，抱起一根木桩走上平台用力撞击着舱门，只是舱门铁板太厚，碗口粗的木桩撞上去，就像是撞在棉垛上，只不过发出一阵轻微声响。

金天明扯住了他。金天明告诉他：13号舱位于全船尾部，是最后一间舱房。日本人反锁着舱门，如果没有人下到外边的通道，甲板上的人根本不会注意这里的声响。他们以为13号舱的中国人早淹死了。再者舱门太厚，不等木桩的撞击声传到甲板，就已经被浪涛的喧哗消解得无影无踪。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我们必须让外边的人知道我们还活着！”陈四妹攥着拳。

金天明没理会，过了片刻，他忽然眼睛一亮，抢过萧汉生手中木桩有节奏地撞击起舱门：三长——两短——三长——

萧汉生大惑不解，真不明白这个军统特务在搞什么名堂。倚在平台护栏上的郝云龙却眼睛一亮，对萧汉生说：“这是海难求救信号，SOS！三长两短三长。吃海上饭的人都懂。天明，继续按这个节奏敲，千万不要泄气！”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战俘们轮番敲击着鼓点，再也不分国民党共产党。他们知道，这鼓点可是生的希望。他们不停地敲击。他们并不知道“北光丸”的甲板上为了锚链被轧引发了多么大的危机，也不知道佐藤少佐下令封舱后，柏川信介生了多大的气，更不知道柏川信介在暴风雨停止、“北光丸”升帆启航、无意中听到SOS信号后内心深处是何等的冲动。他们只是凭借一股求生的韧劲，不停顿地

敲击，像缓缓摆动的风车一样，虽然看不到希望，却仍然拼死地前进。一个战俘昏倒了，另一个战俘又抱起他刚刚丢弃的木桩。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声音虽然沉闷、无力，却像鼓点一样激励着 90 多颗疲惫的心脏对于生命的渴求。

舱门打开了！一抹阳光哗地洒进了黑暗。

战俘、劳工们呆呆地望着舱口那个年迈的日本汉子默默无语，一任沙哑的声音在蓝天沧海间战栗：“啊，你们还活着！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泡了五个多小时！你们还活着！你们还活着！”

第二天黎明，“北光丸”终于驶抵横滨；第二天下午，90 多名中国战俘和劳工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后终于跨上一个僻静的海岛码头。萧汉生搀扶着那个在海水浸泡中昏厥过去的小劳工，缓缓地行走在海岛码头的栈桥上，当他跨出栈桥时，他突然从荷枪实弹的一队日军士兵中，看到了一个身材单薄比三八大盖高不了多少的孩子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心中一怔，一股莫名的感觉充斥全身……（过去好久他才知道，这孩子兵就是中村明智……）

“啊，是萧忆先生吧？”

栅栏门响了，一个须发斑白的瘦长者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萧忆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恭敬地向长者欠了欠身：“是我，中村先生！”“实在对不起呀，萧忆先生，烦你久等了！”

中村明智与萧忆匆匆地握了握手，然后就把他领进了他的画室。画室就在客厅旁边。一般的客人有事找他，他总是从庭院的另一个门把客人直接领进客厅。惟有他认为可以一吐肺腑的挚友来了，他才走这条路。

一人画室，萧忆的眼睛顿时亮了。画室十分宽敞，巨大的落地窗使得画室的光线既充足又柔和。四围雪白的粉墙上挂满了已

经完成的油画作品，人物、风景、静物，应有尽有，但入画最多的还是仙鹤。油画作品中有许多是临摹大师的作品，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足见主人绝非等闲之辈。画架上尚未完成的一幅仍然是一只野鹤，一只受了惊吓正准备腾空远飞的野鹤。那鹤跷着脚，仰着头，双翅微张，两眼呆呆地注视着远方的苍穹，好像在期盼着什么。

中村明智微笑着把萧忆请进客厅，按照日本人标准的待客礼仪为萧忆倒了一杯清茶。萧忆轻轻地呷了一口，赞叹着说：“真好，有中国龙井茶的味道！”

“这就是中国龙井茶呀，是你祖父上个月托人给我带来的。”中村也饮了一口，关切地说：“请你告诉我一句实话，你祖父现在身体怎么样？”

萧忆轻叹了一口气：“还不太好，否则他一定会亲自来东京见您。不过请放心，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那就好。”中村点了点头，“那天我同他通电话，又说起他的《回忆录》，说着说着电话里就没有了声音，我心里好着急啊。你祖父是我最尊敬的中国军人之一呀！”

萧忆赞赏地看了中村一眼，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挎包中拿起厚厚的一摞书稿放到中村明智面前：“这是祖父的书稿，请中村先生过目。”

中村明智瞥了一眼，微笑着说：“不必了，刚才见到你第一眼时我就已经确信你与萧先生的关系了。你们不仅长得十分相像，连眼神和说话的声音也如同一人啊！”

“是吗？有好多人都这样说。”

中村点着头，又为萧忆倒了一杯茶。萧忆又呷了一口，慢慢地把话引入了正题：“祖父说，先生看过这部《回忆录》后认为书稿还有一些缺欠，需要补充和完善，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为了